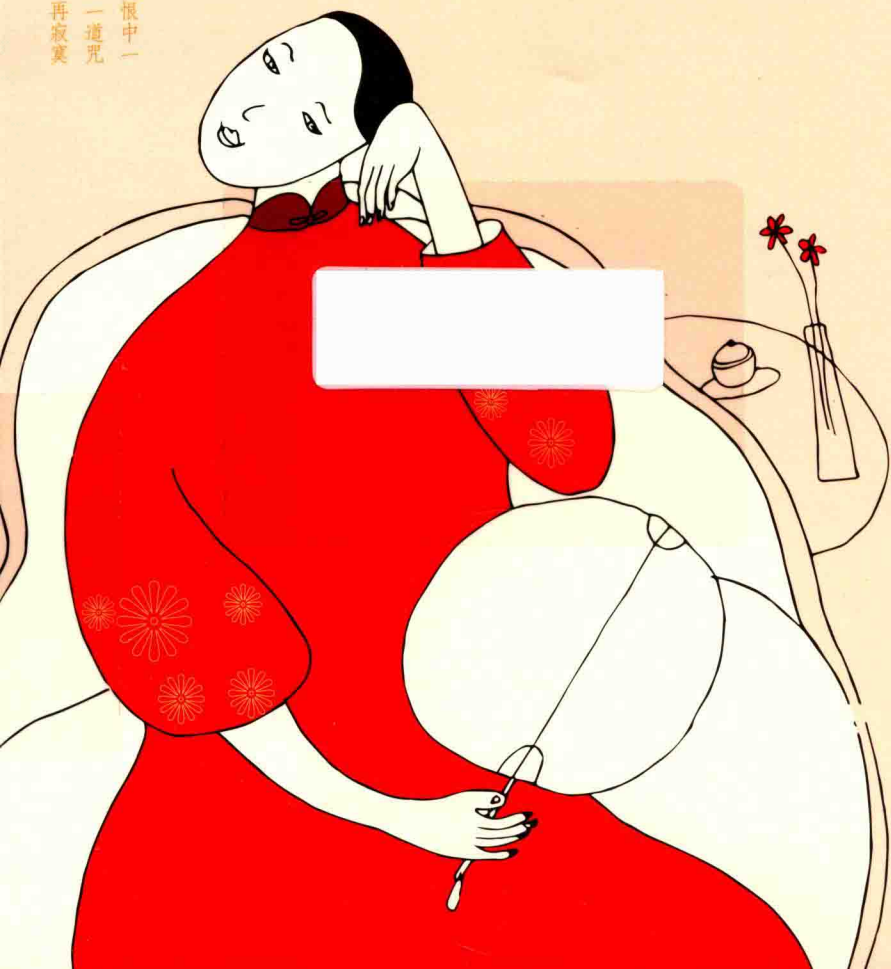


Xiulou li
de
nvren

孙频

绣楼里的 女人

晋商家族的四代女子穿过跌宕的岁月，于冷暖和爱恨中一次
次重新认识，什么是女人。绣楼的文化标志如一道咒符，生死轮回的女人们或抗争或彻悟，寂寞地生，再寂寞地死，一如人类长河中所有昙花一现的女人们。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Xiulou li
de
nvren

孙频

绣楼里的 女人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北岳文艺出版社
BEIYUE WENYI CHUBANSH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绣楼里的女人 / 孙频著. —太原: 北岳文艺出版社, 2017. 2

ISBN 978-7-5378-5134-3

I. ①绣… II. ①孙…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24384号

书名: 绣楼里的女人

著者: 孙 频
封面插图 王宜青

责任编辑: 史晋鸿
书籍设计: 张永文

出版发行: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北岳文艺出版社

地 址: 山西省太原市并州南路57号

邮 编: 030012

电 话: 0351-5628696 (发行部)
0351-5628688 (总编室)

传 真: 0351-5628680

网 址: <http://www.bywy.com>

E-mail: bywycbs@163.com

经 销 商: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20mm×1000mm 1/32

字 数: 170千字

印 张: 9.125

版 次: 2017年3月第1版

印 次: 2017年3月山西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78-5134-3

定 价: 39.80元

本书版权为本社独家所有, 未经本社同意不得转载、摘编或复制

一

那是 1943 年的一个普通黄昏，贺红雨很多年以后想起来的时候仍然觉得它和平时没什么不同。天色苍黄遥远，薄脆得像书中一页发黄的纸，转瞬之间就已经翻过去了，无声地落在了时间的另一岸。新的一天还没有来得及苏醒，于是这两天时间的中间便凹现出了一个宁静的峡谷。一切身在其中都安静而肃穆。

贺红雨刚从杭村的舅舅家出来，正快步向自己家走去。杭村离安定县不过两里路，就在县城边上，中间连着一一条窄窄的土路，路两边是玉米地。贺红雨今天去杭村是给舅舅送了几只油糕。战争年代，谁家能吃上一顿油糕简直像过年一样，躲在屋里藏着掖着吃，唯恐被邻居们闻到了香味。玉米正是抽穗的

时候，从泥土里逼出来的植物的寒香被阳光烤了一天，有些发酵了，把空气里挤得满满当当的。朝玉米地里看了一眼她就不敢再看第二眼了，铜墙铁壁似的，像箍成了两面墙把她夹在了中间。更令她不安的是，这条路上今天居然看不到一个人影。她又安慰自己，不过就是两里路，走不了几步就进县城了。

前面就是个拐弯，这条路是弯的。她擦着那个弯拐了过去，只迈了一步她就动不了了，被钉在了那里。前面的路边坐着两个人。一模一样的土黄色军装，地上还扔着一只扭断脖子的鸡。是两个日本兵。可能刚去村子里抢粮食了。与此同时两个日本兵也看到了拐弯处突然出现的贺红雨。贺红雨在看到这两个日本兵的同时，就像脊背上爬过一条蛇一样，浑身阴冷着往下陷、往下陷，急速往一个深不见底的地方陷下去，坍塌下去。这时两个日本兵已经站了起来，气氛更阴森了。平时日本人进城扫荡的时候，家家户户的女人们不管年轻年老的一律用锅灰抹黑了脸，散乱着头发，能躲的就躲，实在没处躲的就黑着一张脸缩在炕角。有时候七八十岁的老太太他们也不放过。杭村有一个女人正在屋后解手的时候日本人进村了，她来不及进屋了，把自己刚尿湿的那片土搅了搅直接就抹到脸上了。

可是现在，就算有锅灰让她抹也没用了，因为两个日本兵已经看清她长什么样子了，最重要的是，看清楚了这个年轻姑娘。果然，他们向她一步一步走了过来。贺红雨知道自己已经站在悬崖上了，往前跑就是绝路，往后跑离杭村还有一里路，

她肯定跑不过两个男人。那就只有一头撞进玉米地里了。她再不敢多想，像跳进水里一样一头扎进了玉米地。两个日本兵也跟着跳了进来。她这才意识到，自己根本就无路可走了，因为跳进这玉米地里分明也是死路一条。玉米长得又高又密，充满汁液的玉米秆弹性十足，人一碰上了反把人弹回来，人插在里面根本跑不快。因为看不到尽头会让人很快失去方向，这是一种类似于溺水的绝望感。玉米叶子哗哗抽在贺红雨的脸上，她顾不得疼也不敢回头。两个日本男人身上的气味却离她越来越近了。就像从他们身上长出的一只手，已经先触到她身上了。她一面拼命地跑，一面对自己说，这会不会只是她做的一个梦，就像梦里经常出现的她在被人追赶，追到最后无处可逃了才知道这不过是一个梦。就在她假设自己是在一个梦里逃跑的时候，一只真正的手一把从背后抓住了她。就在那一瞬间里，她还在想，到底了？到底了就该醒过来了，她却怎么还没有醒过来？

当时她脑子里只有一句话，就是，怎么就醒不过来呢？

用了很长很长时间，她才明白过来，因为这是真的。

两个日本兵轮奸了她之后大概是因为饥肠辘辘又加上这番体力劳动，开始惦记着他们抢来的那只鸡，便把她扔在玉米地里提起裤子出去找鸡去了。他们离开后，她还是那个姿势躺着地里，光着下身，一动不动。玉米叶在晚风中哗哗变幻着形状，像成百上千个人正看着她，正围观着她。她就躺在那里让这些隐形的人看，他们围观的时间越长，她越觉得疼痛到过瘾。她

当然不是惩罚那两个日本人，她怎么能惩罚得了他们？她在惩罚她自己。

她终于觉得晾够了自己，也被看够了，才从地上爬起来，摸摸索索地找到了裤子，这时候月亮已经出来了。她甚至就着月光辨认了一下裤子的前后，然后穿好了，重新梳了一下身后的大长辫子。她把自己全身上下都收拾妥当了，见没有什么缝隙了，才一瘸一拐地走出了玉米地，重新上了那条小路。在她重新站到这条小路上的一瞬间，她和那个已经沉下去的黄昏又天衣无缝地接起来了。就好像，她一直就是站在这里的，她只是在这里歇息了片刻，这中间什么都没有发生过。那个时候贺红雨站在月光下的小路上，坚硬到一滴泪都没有，她告诉自己的只有一句话，就是，这中间什么都没有发生过。

回家之后父亲贺秀川还没有回来，老姨太太只问了她一句，疯哪儿去了，这么晚才回来？她没有说话，一个人悄悄爬上了绣楼。绣楼的台阶因为终年照不到阳光，长满了苔藓，潮湿滑腻，她用了很长时间才一级一级地爬完了那段楼梯。那晚，她连灯都没点就睡下了，说是着凉了，得早睡。那晚的月光寂寞清旷，像水一样涌进了绣楼把她彻底淹没了。桃树叶的影子婆娑地摇曳在窗口，月光像碎银一样铺在家具上、地上，哑哑无声流动着一种隐秘的肃杀。她清晰地告诉自己，这一夜和所有的夜晚都没有什么不同。无论什么时候，无论古代、现代，还是无边无际的未来，世界上所有的夜晚所有的月亮都是相似的。贺红

雨一夜无眠，吊着眼睛一直到天亮。

果然，她把第二天的时间和昨天黄昏以前的时间天衣无缝地接上了。她纹丝不乱，该做什么做什么，不多言不多语一句。昨天黄昏里的事她没有告诉任何人，她也相信，没有任何人会看到。在那么深的玉米林中，就像在森林里，在海底，怎么可能有人看到？除非他不是人。她要把这铁一样的秘密生生地吞下去。

又过了三年日本人投降了，走了，她还是没有告诉过任何人。这年，贺红雨二十一岁了。

这是三年后的一个黄昏，看起来和三年前也没有什么不同。日子太静了，每一天都不过像一滴水，落下去就不见了。这滴水就从这个世界上永远消失了，永不复返。

黄昏里最后一缕温暾的光线从绣楼的木格窗里滤进去，斑斑驳驳地落在了家具上，从这里面看去，就像在这光线里飞动着无数的小鱼。一簇一簇的光线在屋子里慢慢移动着，就像这屋子里长满了时间的根须，随时会在那些幽静的角落里生根，再开出花来。那些开在时光深处的花，都是一个瞬间一个瞬间的，还来不及开就凋谢了。

贺红雨盘腿坐在炕上正绣着一只鞋衬。炕上铺的是墨绿色的油毡，油毡上绘着几朵朱红色的牡丹。她坐在那墨绿色的油毡上就像坐在水面上的莲花。因为坐的时间长了些，她便把腰倚在炕几上，歪着头，斜睨着那只鞋衬子，鞋衬上面绣的是双

鱼戏珠。红木炕几上桃红柳绿地镶嵌着十几扇玻璃画，用色极尽鲜艳，桃红、翠绿、靛蓝、杏黄挤在一起，简直像个小型的乡间戏台。一幅画里有一个故事，有三打白骨精，有牛郎织女鹊桥会，有桃园结义，都是些被老漆匠烂熟于心的老故事，在这安定县里被世代地传下来，一代死了，下一代一生下来看到的还是这些故事，就像安定县外面的一层蛹，所有的人们都是被包在这蛹里的，倒也平平静静，流年似水。

朱红色板柜上搁着一只梳妆台，上面的玻璃被烟熏得像结了一层壳子，人站在镜子前倒像站在湍急的河边，往里一照，影子也像是要被冲走似的，松散得都聚不成人形。

梳妆台两边一边一只半人高的胆瓶，里面插着一只毛茸茸的用红鸡毛和绿鸡毛粘成的鸡毛掸子，像有什么妖冶的动物住在瓶子里面露出尾巴。在胆瓶青白色的瓷底上画着几个云鬓朱唇的仕女正在画里面窃窃私语，裙裾拖地，云鬓插花，细细的凤眼向鬓角扫去。

最后一点光线也从针脚边蒸发走了，鞋衬上的那些荷花和鲤鱼也在黑暗中静静地萎谢下去了。贺红雨就是这个时候从炕上下了地，走到窗户前，推开了绣楼上那扇菱花木格窗。

窗下就是安定县城的西街，这条街从旧城墙里的大槐树边一直到东门口，城墙外是个湖。街道不宽，青石板的路面散发着青灰色的冷冷的光泽。有月亮的晚上，这条路凄清而寒冷，泛着的月光毛茸茸的，如隔着纱窗的烛光。街道两旁都是古旧

破败的房子和店铺。这是清道光年间修建起来的一条商业街。最靠近大槐树的是东关永春祥药店，再往里是永通川颜料杂货铺、义源昌百货布庄、义盛元鞋铺、敦合义绸缎庄，直到府君庙的背后是傅记元胜魁银匠铺。从银铺旁边幽深的胡同的胡同口进去，就是贺家宅子的门口。当年的山西商人都是把店铺临街，而把宅门藏在很深很崎岖的胡同或弄堂里。

胡同窄而深，两壁的高墙长满了苍青而冰凉的青苔，高墙下的石基上，石刻的花纹已经若有若无。胡同里只有一所老宅的宅门还保留着优美的飞檐和门前的石狮。这就是贺家老宅。

贺家祖上三代都是晋商，生意是做到北京和天津的。这是祖上留下来的房子，虽然已经古旧而颓败了，但一眼仍可以看出是清代的建筑风格。青砖青瓦，雕花扶廊。流畅优美的飞檐上丛生着参差的荒草，在夕阳血色的光线掠过屋檐的时候，这些荒草凄迷地反射着血红的余晖。朱漆斑驳的门窗上镂空雕刻着精致繁复的山水、阁楼、或坐或站的女子们，女子们高挽发髻，美丽的面孔依稀可辨，这些门窗终年散发着一股腐朽的木质的清香。

院子里北屋是正房，是三层的阁楼，最上面一层的绣楼是给未出阁的小姐住的，贺红雨就住在这里。东西两边是厢房，南边是一扇巨大的雕花影壁和影壁后面幽深的门廊。从阁楼旁边的小径绕过去是个后园，园子里到处是扶疏的草木，只是荒芜而杂乱。夏天的时候，空气里到处是菊花的清香，在阳光里

微微发酵。菊花开了谢，谢了开，失去水分的花瓣柳絮一般飞满了整个园子，铺满了花丛中的那条石子甬道。

贺红雨一推开绣楼的窗子正好就看见西街上走来走去的人们。就在这个时候，安定小学的钟声敲起来了，是小学放学了。小学的校门口是从前的魁星阁，里面一直供奉着魁星爷。校园里一直留着从前的状元阁，里面堆满了杂物，还住满了燕子。黄昏的时候，成群的燕子出出进进，落满了盘根错节的电线。檐角下挂着一口锈迹斑斑的铁钟，到上课下课的时间，看门的老人就爬上楼去，用铁锤敲钟。浑浊沉闷的钟声响彻了整个校园。

现在，一定又是那个看门的老人爬上高高的魁星楼拿铁锤砸着那口锈迹斑斑的铁钟。钟声空旷萧索，像冰面上的裂纹在县城上空迅速奔跑着，蔓延开去。日本人投降已经有半年了，这半年里安定县城稍微活过来了一些，可是体质究竟还是虚弱的，走一步脚下都打着飘似的。一仗打了八年，安定县虽是晋中一个偏僻的小县城，却也像做了一个长长的噩梦，终于醒过来了却发现，就是在梦中这时间还是踩着额头踩着肩膀唰唰地流过去了，自己在梦中又老了几岁。所有的街道看起来都是空的，脆的，像一具里面已经被蚀空的果壳，荒凉松散得让人都不敢往上踩。

校门开了，放学的孩子们轰地涌到了街上，如炸了窝的马蜂，他们像一条暗色的河流淹没了这条街道。贺红雨站在窗前

就着最后的天光低头看着这条河流，这河流开始在夜色里融化，渐渐变疏变散了，孩子们一个个地消失在了街巷里，回他们自己家去了。这时候，窗下最后走过了一个人，却不是学生，是一个年轻的男子，胳膊里夹着几本书，正缩着脖子匆匆往前走。天色已经完全暗下来了，她看不清这男子的脸，却不看也知道他是谁。他每天都要从她的窗下经过，这半年里她每天到这个时候都站在窗口看他走过，只是他不知道罢了。

这是安定县的小学教员段星瑞。那小学里一共也没几个老师，其中两个自己就念了个私塾就去教学生去了。这段星瑞倒是从师范学校毕业后就在县里做教员，个子高高的，人也生得周正俊朗，这样的小伙子本来很容易被姑娘们看上眼的，他却到二十六岁了还没有娶亲。这是因为他家里太穷了，只有两间破窑，走风漏气的，尤其是冬天的时候，睡在屋里和睡在大街上都差不多，早晨起来会看到屋子里还结着冰。不仅是穷，他家中还有一个瘫痪在床的老父亲，母亲倒是早早没了。老父亲因为每天躺着，浑身生满了褥疮，散发着一种难闻的气味，就像是满身的肉一直在腐烂，要不停地腐烂下去，给人一种很恐怖的感觉，似乎随时都会看见这个人身上露出白骨来。瘫子终日需要有个人在旁伺候着。有姑娘的人家都嫌他家又穷又脏，嫌他家里有拖累，怕自己家姑娘过去了跟着受苦，一过去就得伺候着一个瘫子。瘫子死又不好死，脾气又大，谁知道一伺候就是几年？伺候着还落不下个好，动不动倒被说成了对公婆不

孝，没有尽心尽力。战乱之后的姑娘们也因为这八年的战争加倍的务实起来，这年头有什么是可靠的？男人长得好看？长得好看有什么用？还能当饭吃？趁早找个有力气干活的或有财产的能养得了老婆儿女的男人。他这种长相秀美却穷得叮当响的男人反而最没有市场，因此几乎没有人给他说媒。

段星瑞可能是心里惦记着老父亲，步子走得很快，只几下，西街上已经没有他的影子。他像一只筏子堵住了这些学生们的尽头，每天他一走过去，这街上就很少见人影了，只有猫的影子无声地在街头闪过。大约人们还没有从战争中彻底恢复过来，还需要时间休养一番，晚上都睡得早早的。贺红雨独自临窗站了一会儿，便关上窗，退回屋子里，走到梳妆台前点上了柜子上的煤油灯。

二

一灯如豆，那点芯子里的坚硬却在黑暗中辟出了虚虚一团光，放在镜子前面，和镜子里的那团呼应着，像这个世界和那个世界里的两盏灯笼，全都静静地照着她。贺红雨朝镜子里端详着自己，灯光忽大忽小地跳动着，明灭的光影在她脸上凸起来又凹下去。背光处是漆黑一片，似乎整间屋子里只有她这个人浮雕一样凸出来了。她看着那个世界里的自己，熟悉而又陌生。她的皮色是浑浊的菜黄色，老姨太太就说过她，天生一张

菜色脸，还让别人以为天天不给你吃喝呢，哪顿少下个你了？倒见你吃的比谁都多。她长着两只细细的眼睛，眼角挑上去，因为眼皮厚了些，两只眼睛看上去总像是哭过一样肿着。颧骨太高了些，把脸衬得一路直削下去，一根多余的线条都没有。要是再涂点胭脂，那整张脸上就剩下这两只高耸入云的颧骨了。嘴却是瘪进去的，倒像是嘴里已经没有了牙齿后的枯萎和荒凉，两片嘴唇就是涂了口红还是嫌薄。她静静地看着自己，她知道自己的坯子就放在这里了，二十年前就已经是这样了，她就是再往下长，无论长到多大，就是再怎么打扮收拾也逃不出这个坯子去，这血肉打成的坯子比那钢铁铸成的笼子不知还要牢固多少倍。

一个女人一辈子也闯不出去这副血肉的牢笼。

可是，生得美有美人的道路，生得不美，也不见得就全要投河上吊抹脖子。

她对着镜子冷笑，横竖不就活一辈子，怎么着也活得过去，就像过河，淌着水，摸着石头也要过去，也没见几个人是心甘情愿死在半路上的。

她恨透了这座绣楼。她今年都二十一了，却还不得不整日待在这鸟都飞不进来的绣楼里绣鞋底子，就是因为实在没有一个合适的男人可嫁。绣楼上的小姐平时是很少下楼的，若不是因为打仗，恐怕她都没有机会下楼。贺家到了她父亲贺秀川这一辈的时候已经有些败落了，生意做到他手里就做不下去了。

其实不能怪他，他从七八岁起就跟着父亲在北京开店当掌柜。从前的晋商们是三四年都不回家的，为了解决思乡的问题，他们就在做生意的地方发展自己的山西商会，随身带着晋剧，走到哪儿就唱到哪儿，以解思乡之情。当时以祁县城为代表的太谷、榆次、平遥、孝义、介休等地的晋商们，先后在北京和太原成立了上、下聚梨园班，四喜班，四兴班，四庆班等戏班子。大商家们还在全国各地修建戏台，购置苏杭刺绣行头，从河东蒲州聘来上好的演员。

但是到了抗日战争打起来的前夕，所有的店铺都被迫关掉了，他父亲放出去的高利贷一分钱都没有收回来，他倒是不想走呢，所有的人在一夜之间都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问谁要钱去？眼看着铁路也要被炸断了，铁路一断，他们就彻底被困在北京城了。他父亲几乎气得吐血，三代人的心血啊，就这样毁于一旦了。于是，舍弃了多年苦心经营的商号店铺，舍弃了放出去的高利贷，他父亲带着他逃回了山西的安定县。

回到家以后没几天，他父亲就卧床不起，不出半年就吐血而死。还是想不开，那么多银子都打了水漂，怎么也想不开的。尽管这样，瘦死的骆驼还是比马大，贺家至今也算是这县里数一数二的殷实人家，有几百亩地，贺秀川手里还是有些钱的，老婆死得早，不过还有个姨太太，总的来说，贺家的日子过得还是很滋润的。可是他的钱对贺红雨却没有什麼好处，没有钱倒好嫁了，随便跟个男人就算了，左不过就是有口吃的，能活

下去就行。都说是女人最好就是做有钱人家的女儿，若是做有钱人的老婆也得看个眉高眼低的，否则心里也未必真的舒坦。可做女儿那就不同了，谁让她是你生出来的？

贺红雨倒是有机会做了有钱人家的女儿，偏偏生得不够美。

她早早就知道了自己不够美，她父亲贺秀川也知道她生得不够美，这县城里的那些年轻男人们就更知道了。所以如果是个贫寒人家或者是个歪瓜裂枣的男人来提亲，贺秀川理所当然地觉得他是冲着她父亲的钱来的。难不成是冲着她贺红雨来的？万万不会，她哪点让人家图了？也只剩下钱了。这些男人无非是想把一张嘴搭在贺红雨的肩上，以后就靠吃他老丈人过活。即使这里面真有那么一个半个是冲着她的人来的——毕竟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那也真假难辨，脸上又没刻字。

贺秀川站在自己的年龄高台上俯视着这些年轻男人，就你们？才吃了几碗干饭就和我斗？再加上他一贯的家族优越感，他们贺家那根本就不是普通人家，就是一只落架的凤凰，勉强和这些鸡们混在一起。他们居然想做他的女婿？他统统把这些男人扫地出门。有钱人家的儿子呢，他家又轮不到被人家来提亲，人家既然不谋钱，那就得谋点色吧。有钱人家的老婆又不是给自己看的，是做观瞻用的，是做家里的装饰用的，是馋别的男人用的。总得找个漂亮的女人做老婆才能够用。贺秀川刚开始的时候还存着点幻想，想着看能不能把闺女嫁到个好点的人家去，就打发了媒人去说，结果媒人去是去了，人家也嗯嗯

啊啊地答应着敷衍着，却就是不见个人影上门提亲。自己都这样放下脸面往上凑了，结果却还是热脸挨了个冷屁股。这种羞辱简直比彻底没有人要她还要严重。她每天巴巴地等在绣楼上，人家却是路过她家的门而不进。贺红雨的长相根本入不了他们的眼。就是选五房姨太太也选不到她头上去。她本身就是这安定县的一件四不挨的器物，和什么男人都靠不上边，都搭不上线。好像从她生下来就已经注定了她要老死在这绣楼里。就是这样还不够，在她十八岁的时候，她还遇上了那个只有她自己知道的黄昏。那个隐秘的却像牙齿一样不会腐烂的黄昏，一直长在她身体里最深最暗的角落里。即使她从不碰它不去理它，它仍然很邪气地不顾一切地存活了下来。它在岁月里长得浓荫匝地。

就这样，贺红雨像件废弃的家具一样被闲置在绣楼上一搁好多年，他们由着她自生自灭，转眼之间她居然马上就二十二岁了。二十二这是什么年龄？县城里那些二十二岁的女子们的孩子都能上街打酱油了。她还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地在绣楼上空着，荒着，无人问津。在安定县最美丽的一座绣楼上，囚禁着贺红雨。

连着八年打仗打得人心惶惶，战争从来就是一种末日的象征，有多少人会死在这些战争中？有几个人敢保证自己能活到战后？战争中多活一天都是赚来的，哪敢横挑竖捡？有的人怕活不到战后匆忙就找个人结婚了，是个人就行，更多的人连肚